



大理公主

包丽英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一辑

大理公主

包丽英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理公主 / 包丽英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6715-8

I. ①大… II. ①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6939 号

大理公主

作 者: 包丽英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15-8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她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目录〕

上卷 一池清波碧如酒 〔001〕

中卷 荻花沙鸟无穷事 〔093〕

下卷 志气胸中万丈虹 〔181〕



上卷 一池清波碧如酒

【壹】

一双赤着的脚。

这双脚，既不白皙，也不纤秀，不仅不白皙纤秀，脚面脚底还到处都刻有划痕或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脚的主人将它晃着，伸到水面之下，随即，滇池上响起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银铃般的笑声也同样来自脚的主人，一位十六七岁的年轻女孩。只是，与她的脚不同，女孩的脸和手却都是粉嫩精致的。女孩的打扮也有些奇特，上身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束身短袄，短袄的外面披着一件长长的在阳光下五彩斑斓的孔雀氅，一根蓝色的丝带松散地束着栗子色的长发，齐眉的刘海儿上粘着几颗星状的小银片，一副娇俏的模样使她看起来很像是宋地官宦人家的女眷。

可是，如果你再留心看她下身的衣着，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她的下身随便地穿着一件摩些（今丽江纳西）族女子所喜欢的五色吉贝裙，但又没有像摩些女子那样密密匝匝地穿好几层，而是只穿一件。

裙子之下则是她那双光着的脚板了，如果只是光着倒也罢了，它们还很不老实地扑着水，溅得吉贝裙和孔雀氅的下摆很快潮湿了一片。女孩半个身子遮在船舱里，半个身子露在外面，一边玩儿水，一边还回头向船舱里笑着。片刻，船舱传来一个男人声音的微叱：“好了，瞧

你这双脏脚，把一湖水都弄脏了。”

女孩越发笑得前仰后合。

船舱的人没有声音了，大概也有些忍俊不禁。

女孩用两只脚使劲夹起一股水，向后扬去，她的目的自然是想将水扬进船舱里，不料却都扬到了她自己的脸上和孔雀髻上，而且，她用的力气未免太大了些，整个船身都随着她身体的动作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船舱里的男人惊叫一声，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女孩的胳膊，以防女孩掉进湖里。女孩仍然在笑，好像这世间的任何事都让她感到开心，她的快乐因此而俯拾即是、无穷无尽。

船舱里依旧浑厚的声音带上了些许怒意，“小巫女，你不要命了！你体内的毒才刚刚散尽，难道你忘了许大夫怎么叮嘱你的！你要总是这么不听话，小心过几天我不带你回草原。”

女孩吐了吐舌头，乖乖地不再玩儿水，回头问道：“草原的冬天，真的会把我的脚冻掉吗？”

“会的，你不喜欢穿鞋，肯定会冻掉。”

“可我要跟你回金莲川。你说过，漫山遍野金莲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在金灿灿的海洋里骑马。”

“金莲川的冬天一样寒冷。以后，你喜欢光着脚追赶野兔的日子很难再有了。”

“夏天天气热，难道也不行吗？”

“不是不行，而是……”

女孩叹口气，那样子看起来有几分沮丧，“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身边的那些儒臣们会认为这样做有失体统。”

“小巫女，我……”

女孩想到另一个问题，解颜一笑，“金莲川上的野兔多吗？”

“很多。”

“嗯，多就好。不让光脚去追，我可以骑马去追呀。”

“你真这么想？我一直担心，你从小自由自在惯了，跟着我，恐怕要受很多限制，很多委屈。”

“这我不怕。不能光脚就不光脚好了，受限制就受限制好了，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我呀，只要能与你在一起。”

“小巫女……”

“什么？”

“还记得你和我初次见面的情景吗？”

“这哪里能忘记。那天，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早被他们扔到河里喂鱼了。”

“你是因此才决定跟着我吗？”

“不是。我是给你看相之后才决定跟着你的。”

船舱里传来了一阵呵呵的笑声，低回而雄浑，像是从胸腔中发生的共鸣。

女孩把脚从水里抽回来，抱着膝盖坐在船沿儿上，似乎想着什么，一双明亮的丹凤眼闪闪发光。

“怎么了，罗凤？”船舱里的人温和地问，语调里充满了爱抚。显然，一直都隐在船舱里使人看不到他的模样的男人只有在斥责女孩或与女孩玩笑的时候才会叫她小巫女。

女孩用力伸展双臂，呼吸着湖面上清新的空气，过了一会儿才笑吟吟地回答：“我在想，一晃整一年过去了。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奇怪的是，点点滴滴的事我都记得，可是要想理出头绪来却又好像在梦里一样凌乱。如果能够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如何？”

“从头再来，那一次我就不会让你一个人带兵去攻打阿塔刺的半空和寨，把我一个人留在摩些城寨里。那以前，你总是很宠我，没事儿时喜欢和我说说笑笑，还跟我学那首创世神话。可从半空和寨回来后，你就变了，变得让我琢磨不透。”女孩说着，眼眶一红，接着，伤心的泪水滚滚而下。

船舱里的男人递出一块洁白的丝帕来，塞在女孩手里。看着女孩拭去泪水又冲他莞尔一笑，不觉五味杂陈地叹道：“瞧你，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那样？”

回答她的是静默。

“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女孩侧过身体，脸冲里不依不饶地追问。

为什么会那样？

是啊，为什么会那样？

还用问吗？是因为太在意所以才会那样。可是，为什么会在意呢？这种不同以往的感觉又是从什么时候产生并自此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难道一年前的那次初遇就已然注定了一切？

或许是吧，不，其实就是。一年前，也就是蒙哥汗三年（1253）八月，他正带领大军途经松潘草原……

【貳】

蒙哥汗三年（1253）九月十六日的酉时，位于玉翠山麓的黄龙镇，来了一群奇怪的游客。说他们奇怪，是因为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游客尤其引人注目，而他们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得不归结为他们的衣着很有意思，为首的一位穿着用粗布制成的肥大的蒙古袍，另一位则根本就是一位僧人。

在他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二十余位身形剽悍的随从，他们一路警觉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但并不靠近前面的人。

穿着蒙古袍的那一位年届中年，看样子大约有三十七八岁，身材中等、匀称，脸色黑红，浓淡相宜的眉毛下，一双细长的眼睛透露着温和的光芒，除了这双眼睛，他的一举一动则给人以一种说不出的敏锐感觉。

他指着玉翠山，问相随身侧的年轻僧人：“就是这里吗？”

玉翠山位于终年积雪覆盖的雪宝顶峰下，四周林木茂密，宛如碧海，山涧大小水池层叠，数以千计，状若梯湖，水色斑斓，蔚为壮观。涧后有洞名黄龙洞，内供有古佛三尊。

年轻僧人含笑回道：“是的，殿下。”

“和本王想像的有所不同。”

“是啊，与臣前几年来这里也有所不同。想必是因为干旱的缘故。”

“好在玉翠山中到处都是山涧，空气还算湿润。黄龙镇，黄龙镇，真是个有趣的名字。”

“是。相传夏禹治水，至藏州地方，黄龙为其负舟导江，后人立庙祭祀，黄龙镇由此得名。每年六月十六为庙会期，这一天，方圆数百里的藏、羌、回、汉等各族百姓都会前来赶会，帐篷栉比如连营。”

“六月十六，已经过了三个月。”

“不赶庙会，看看玉翠山的景致也好。”

“你说得对。”

中年游客与年轻僧人信步拾级而上。清风拂面，年轻僧人笑道：“干旱了这么久，还好，今天晚上开始会有一场好雨。”

“是吗？”

“嗯，恐怕还是一场连阴雨。下上一场透雨，想必能缓解一下这里的旱情。”

“你怎么知道？”

“臣这几天一直在观测天象，天象如此。”

“也是。你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五行占卜之术，你在本王身边多年，本王真还没见有你算不准的时候。这样吧，这一次如果你也算得很准，本王定当好好奖赏你。不过，如果今晚无雨，本王可要罚你。”

“殿下准备怎么罚臣？”

“本王罚你……罚你还俗，然后给你娶几房夫人。”

年轻僧人吃了一惊，忙不迭地摇手，摇头。“不可，不可，万万不可。”

中年游客舒朗地大笑起来，显然，他是在跟年轻僧人开玩笑。

等他笑够了，年轻僧人问：“臣算准了，殿下要怎么奖赏臣？”

“说吧，你要什么？”

“臣要的，恐怕殿下暂时拿不出。”年轻僧人微笑着回答。年轻僧人俗名刘秉忠，法号子聪。而气度不凡的中年游客，正是当今蒙古大汗蒙哥汗的亲弟弟，奉命出征大理的亲王忽必烈。

“本王倒要听听，有什么东西是本王拿不出的。”

“臣要五十万两银子。”

“嗯？”

“殿下拿出吧。”

“我的天，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你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

“殿下看到的，松潘草原虽然气候较为干旱，黄龙镇却是得天独厚的。玉翠山的水源很丰富，臣想殿下如果肯出资给这里的百姓修建一条水渠，引山泉之水灌溉农田，那么，将来即使再遇到旱灾，百姓们也不会深受其苦了。”

“一条水渠就可以吗？”

“一条主水渠，几条分水渠，尽够黄龙镇百姓使用。”

忽必烈捏了捏耳朵。他的耳朵，大而有形，耳垂肥厚，有如佛尊。这是他发愁时的一个动作。五十万两，放在平时他一定不会眨眨眼睛，可如今他率领大军远征大理，正在行进中，他总不能真的拿出军费来帮一个小镇的百姓建渠引水吧？

子聪和尚试图说服他：“殿下，战争只是开疆扩土的手段，可无论有多么大的疆土，都必须有百姓来建设它。民，乃国之根本啊。”

忽必烈避而不答：“我觉得，今天的玉翠山不比六月十六的庙会冷清，你看前面，那个就是你给本王说过的黄龙洞了吧？”

“方位没错。您说得对，怎么今天这么多人聚在山上？”

“我们过去看看，凑个热闹。”

“好的。”子聪和尚一边回答，一边回头嘱咐那些体貌壮硕的汉子，“你们，注意跟好了。”

“放心吧！”随从一位少年将军回答，语气斩钉截铁。

少年将军名叫阿术，是蒙古开国名将速不台的孙子，兀良合台的孩子。第二次西征期间，速不台奉命随拔都远征欧洲，兀良合台则引军向南挺进巴蜀之地，父子在不同战场屡建功勋，成为蒙古将士心中的无双将军。如今，速不台年届七旬，不宜再出征，蒙哥汗颁下圣旨，

命兀良合台协助忽必烈指挥军队。出征前，速不台请求蒙哥汗允许小孙子阿术随征大理，权且充做忽必烈的侍卫。

而今，征南大军在松潘草原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已先期抵达金沙江。

忽必烈吩咐阿术：“不要跟得太近了。”

“遵命，殿下！”

忽必烈与子聪和尚来到黄龙洞外，果然看到一大群人正聚在这里，耳边听得人声鼎沸，却不知道他们在叫嚷些什么。忽必烈起了好奇心，用力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子聪也急忙跟上了他。

挤进人群中俩人才看清，黄龙洞外，一位女孩手脚被缚，嘴被一团破布塞着，正让几个壮实的汉子逼迫着跪在地上，女孩头发散乱，却倔强地瞪视着周围的人。围观的众人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其中一个法师打扮的人和他手下的几个徒弟尤其显出一脸义愤的样子，一再要求镇守赶快将这个冒犯神灵的“妖孽”扔到河里祭河神，以免河神怪罪，延误时日赐雨。

忽必烈奇怪，悄声问身边的一个村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村民摇头不答，又问为什么要以女孩祭河神，村民回说不知。忽必烈又好气又好笑，不再询问，单看镇守如何处理此事。

此时，镇守眉头紧皱，不断搓着一双手，在女孩身边踱来踱去。显然，他对眼前的事颇有些犯难。

今年入春之后，松潘草原遇到了多年未遇的旱灾，而旱灾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黄龙镇，差不多有半年多滴雨未下。百姓们的生活极端困苦，不少人都跑到四川合州诸地或者大理国讨生活，留下的人舍不得房子舍不得地，可是老天不下雨，他们除了每日长吁短叹、怨天尤人，事实上依然任何事做不成。

久旱无雨本已让镇守头疼不已，在下属的举荐下，他动用府库一